



我从小向往大海，那里有诗意和梦想，有无穷无尽的未知和奥秘。

大约十几年前，古都西安开通直达日照看海的旅游专列，我立即买票去避暑。从炎热的关中平原，到清凉的东方海滨，度过了一个清爽美好的夏天。

日照，日照，“日出初光先照”，这里就是太阳最早照耀的海滨之地。“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”。日照不仅是海上观日出的好地方，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
化，是太阳文化、海洋文化、东夷文化、莒文化发祥地，也是龙山文化、陶文化、渔文化、酒文化等发源地之一。

我从黄土地来到大海之滨，就为圆一个秦人的“出海”梦想。

一大早，我就起床奔赴大海，去看日出。日照，展现出了它最纯粹的自然海岸线，沙细如金、滩阔绵长，60公里的海岸线宛如金色丝带，沙质细腻到光脚踩上去如踏云朵。蓝天、白云、大海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人们也很安静，等待着一场奇迹的发生。

当东方第一缕阳光划破天际，火红的太阳缓缓升起，金色的光芒照耀大海，天海相融，色彩绚丽，光芒万丈。人们惊叫着拍照，我也见证了神圣而美好时刻。坐在沙滩上，独守宁静，涛声阵阵，浪花朵朵。

大海似乎还没有睡醒，轻柔的海风带着独有的海腥味拂面而来，空气异常清新。我在使用

我经历过生产队时的生活，那时吃肉很困难。冬天坐大席，就会造就不少筷子手，一筷子能把一碗菜叨起来，别人很难再吃上那碗里的菜。譬如粉条，是最好叨的，筷子一叉，顺时针一拧，一碗粉条所剩无几。

我那时不过是个孩子，眼睁睁地看着一碗红烧肉，被别人两筷子搅合走了，望“碗”兴叹，筷子手还会为自己的得意表演哈哈大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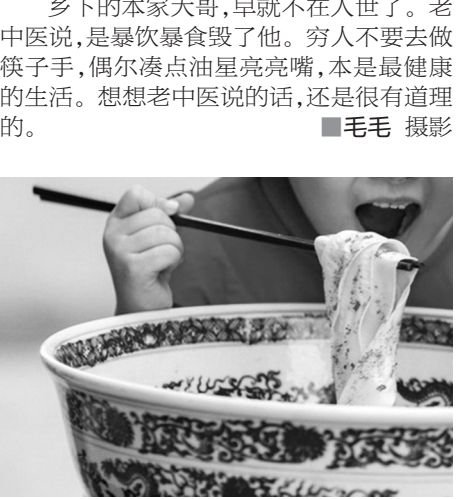
衣食富足的人们体会不到，近在咫尺的美食轻易落入别人口腹是什么感觉。农村人一冬天没油水，能坐一场婚宴大席，吃上美味佳肴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怎么都是期盼。可筷子手像强盗一样，连眼瘾都不会让你过，就将那些佳肴一下子攫走了。我和一个本家哥哥去邻庄坐席，只见他筷子上下飞舞，每盘菜他都要吃下大半。那时讲十大碗，醋溜鸡蛋汤，是挺好喝的。我小小的手还没伸出勾子，人家早就喝了几大勺了，汤尽碗净。

本家哥哥喝鸡蛋汤的动作，胜过鸭子喝水。十大碗中有一盘菜是红烧肉，是坐席的高配，犹如戏剧的高潮。等我伸筷子时，本家老兄已把几块红烧肉一并填进嘴里了。忘了大哥长什么样子了，只记得他的个子像松树那样高，他的嘴巴有小锅那样大。

我终究没吃上红烧肉。要是再有坐席的机会，我拒绝与这个本家大哥一起出行。他的个子，一直是家族里最高的。老人们说，大个子哥哥从小就敢于抢食，生活再困难他也饿不着。我与他一起出行赴宴，常常饿着肚子。回来的路上，大个子哥哥还会讲述这一桌佳肴的滋味，我却很难回忆起每个菜什么味道。后来在工程队，也见到本家大哥一样的筷子手，就见怪不怪了。曾有一位工友，喜欢在一碗菜盆里翻啊翻，好像非要 from 里面找出金元宝来。每到这时，我就喜欢拿着一块馒头到一边去干吃。不吃菜，干嚼馍，如狗一般。

那人翻菜翻了一辈子，我竟然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去说他。后来到城里去，看人家只叨眼前的菜，还有点接受不了。或许，是我见到的筷子手太多了吧。北京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，这里酒局多，好吃的菜馆不少。从东城到西城，从大饭店到小餐馆，这几年我是享受了不少京城的美味。烤鸭是北京人称颂的特产，一位我熟悉的老人，每次总要伸手把鸭腿抓过来自己享用。有一次，一个孩子提前抓去了鸭腿，那人闷闷不乐了两三天。

这个时代，筷子手很难见到了。在北京，是好吃的太多了吗？有时我想来想去，就是想不通，筷子手为何突然消失。老中医说，是暴饮暴食毁了他。穷人不要去做筷子手，偶尔凑点油星亮亮嘴，本是最健康的生活。想想老中医说的话，还是很有道理的。
■毛毛 摄影



旅行家

纯洁的海之花

杨广虎

心倾听大海的呼唤，沉醉于海的包容和睿智。海浪一排一排席卷而来，或似千堆雪，或似梨花开。我静静地打量着，浪花用大海深处的力量，完成着一次次纯美的盛开，如昙花一般。

浪花，时而像奔腾的野马，呼啸着冲向岸边；时而像轻盈的羽毛，悠悠地飘落在沙滩。她在歌唱，在尽情地舞蹈。在那冲腾的浪花缓缓而落之中，我走进大海，让浪花轻轻拍打我的每一寸肌肤。

浪花开，汹涌澎湃，激情四射，仿佛打开了日照的人文历史、日照的自然禀赋、日照的淳朴生活、日照的现代美好……一切，一切，扑面而来。

我看到了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以“黑如漆、亮如镜、薄如壳、硬如瓷”而闻名的日照黑陶，看到了“鲁莒会盟”“毋忘在莒”的典故正穿越时空呈现在眼前……

我看到了红日东升，霞光尽染之下的海岸线、灯塔广场、彩虹阶梯、海边秋千、椰树和晴天歌词墙，以及网红拍照圣地，那些浪漫动人的地方。

我看到了以出海捕捞和海产品养殖为生的渔村人幸福的生活，看到了人和海洋的和谐，以及徐徐打开的“强港、兴产、活城”现代城市画卷。

看到了刘勰，看到了苏轼……

晚上加班结束，从单位出来，一股凉风兀自拂面。加班的憋闷、烦躁一扫而空，颇像渴极的人在沙漠中遇见绿洲。

今年的暑季真难熬，气温居高不下，热得蝉儿不愿开口鸣唱，热得树叶不再摇摆，热得人不
想离开空调。炎热包裹久了，一股凉风就像夺冠的消息，令人欢呼雀跃。

我应该是不怕热的，母亲常说我出生在“六月天”里。农历六月十二，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。我那时浑身热出了痱子，就像“红孩儿”一样，母亲天天为我扇扇子，手都要累断了。

母亲还要忙着一家人的生活，热得几乎想要撕掉一层皮。有一天，母亲做晚饭迟了点。收工回来的父亲，大声叫嚷起来。母亲也不再孱弱，毫不相让地争辩。

邻居们过来劝都劝不住，突然，一阵久违的凉风迎面扬起，带来阵阵细雨，怒发冲冠的父母亲，就像电影画面瞬间切换一样转换为



邻寨的朋友陈从西安回乡，人还在高铁上，电话就嚷嚷了，“要去吃一碗盘子粉，家乡当年猪肉炒辣子作哨子的那种，味道忘不了。”我故意卖起了关子，“那种粉少了，还有更好吃的粉等你哩。”接站的车上，我神秘地说：“今天带你去吃碗庖汤粉。”陈一头雾水，“庖汤？这五黄六月的，又不是过年杀年猪，哪有庖汤哦。庖汤还可作粉？”

过去的年月，家乡人饲养的是本地省优猪种凉伞花猪，这猪身上间杂有团块与条状黑毛。用自种的红薯、玉米、萝卜、洋芋、芥菜、红薯、南瓜藤喂养，放火灶锅柴火烧煮成猪汤，红出笼时每天还加入一两斤白米催肥。

这种用熟猪汤喂养的猪，肉质色泽油亮，软嫩可口。除了杀来卖肉的肥猪，家家户
户都至少还喂一头大年猪。腊月二十以后，寨里进入杀年猪吃庖汤时间，猪叫声此起彼伏。

猪杀后修好，割下颈上肉，大块薄切，和猪小肠一起放炒锅里炒，炒出油过后，放入猪血拌炒一阵，加入白水，压上锅盖煮开，酌入葱姜蒜等佐料，一锅喷香的庖汤出炉了。

如还要增加道地的农家乡味，那就再得做一个元西辣子碗，把干辣子放在火炉膛的热火炭灰里烤至五六分糊，取出轻拍轻吹糊辣子上的火灰，放砧板上切细。元西、生姜、大蒜切细装入菜碗中，酌上盐，用庖汤锅中滚开的汤，浇淋元西辣子，筷子拌匀，即可食用。

夹一筷肉，肉面放辣子碗中沾下辣味，翻转筷子，另一面再沾下辣味，送入口，香辣味何
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人生中标志性的喜事，莫过于结婚了。但这桩大喜事，多与一个词紧密相连，那就是“啃老”。

买房、安家，更像一道无形的门槛。婚礼的排场、新房的钥匙、新车的启用，其背后常是父母半生积蓄的骤然缩水，以及默默扛起的沉重债务。无论是大城市动辄数百万的婚育成本，还是小城市几十万的刚性支出，都远远超出了新婚者的积累能力。

于是，上一代的财富转移，成了下一代完成“人生大事”的基础和保障。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而无奈的模式：没有父母的经济托举，象征着成家立业、安身立命的喜事，对多数年轻人而言，便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在这幅看似圆满的图景之外，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：那些没有“靠山”的年轻人主，他们没有来自父辈的“启动资金”，只能独

周末记事

忽有凉风来

谢文龙

喜，一场“战争”化为无形。母亲说，真要感谢那场大风，吹散了热天的暴躁，也消弭了育儿期持家的劳累。

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，我特别沮丧，整天闷在家里。母亲怕我一直这样会出问题，就带我出去做农活。到了地里，哪怕正是骄阳似火，哪怕突然大雨滂沱，我就像一头沉默的老牛，一声不吭，不知疲倦地锄草翻地。

母亲心疼地叫我在树荫下休息，或让凉风来的时候再做活。那时候心里头冰凉，坚硬得

美食天下

归游子庖汤粉

舒维秀

等了得。那几天，家家喊吃庖汤，今天去你家，明天来我家，火铺上坐满了人。摆上碗筷，筛满米酒，主祝贺主家明年喂猪大得快，敬主人一杯，感谢她的辛劳操持。大家边聊边吃，几块肉一口酒，吃到中途，又放些猪血和白菜下锅。庖汤内可以吃到胃饱，也不觉得嘴巴油腻，还吃出了一丝甜味，日子真叫活色生香。

小城中，月塘小区街边，“侬家庖汤粉馆”招牌显眼。店内四排摆放着九张食桌，可容二十多人吃粉。墙上写着介绍庖汤粉的文字，一伙人在惬意地享受这美味的早餐。

拉开粉店玻璃门，我熟练地来到冷藏柜前，双手从柜右边桌上取下一小盘铁锅汤碗和一个大号镊子。柜子里的一排排小塑料盒，装着切好的猪瘦肉、小肠、皮子、酥肉、响皮、肺片、猪肝、猪心油渣、脆骨、生鱼片、牛肉丸子、鹌鹑蛋等荤菜，还有香菇、干黄花菜、针尖菇、黑木耳、冻菌、腐竹、炸豆腐等素菜，共有二十余种。

我随手夹起响皮、猪肺、鹌鹑蛋、黄花菜、炸豆腐等六七种食材，递给服务员称重。不论几种食材搭配，都是三元钱一两，我一般都是十五元上下。服务员报价后，问“吃什么粉什么味”，我说“还是细粉，酸汤味”。

陈拿起锅碗镊子，不晓得夹哪些为好。服务员微笑着说：“这些食材是炒哨子用的，一般人夹个六七种，荤素搭配，就够了。”陈夹起猪肝、小肠、鱼片、香菇等七八种食材，递给服务员说：“吃盘子粉，酸辣味。”

掌勺师傅开旺燃气，清油熬熟，酌些大蒜籽、糟辣子下去，翻炒几铲，再把各人挑夹的食材倒进锅，一阵翻炒，估摸六七分熟，揭开灶边的大不锈钢桶，舀出两三瓢猪骨汤，放进锅内。煮开后，再放入细粉、盘子粉，前后不过七八分钟，两大钵白灼的细粉、盘子粉的庖汤粉出锅了，还添加了猪血、生菜。

周末札记

喜事难喜的困局

刘承朝

自面对生活的重压。在大城市，他们可能是穿梭于楼宇间的外卖骑手，流水线上重复作业的工人，或是深夜格子间里亮着屏幕的职员。

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身心疲惫，而高昂的房租、生活品开销和可能的债务，使存钱成了难以企及的目标。在机会更少的小县城，即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，但有限的就业市场和同样不高的收入，也让“积蓄”二字显得苍白。

2025年9月13日 星期六

□主编 成岳 视觉 苗高宝 校对 毕永梅 信箱 jnrzhzhoum@sina.com

一下日照的海沙子面。海沙子，学名：兰蛤，是一种极小的贝，它盛产于日照涛雒和两城河流的入海口，均为野生。每年五至十月才可打捞，此时最为肥美，奇怪的是其他季节均不见踪影。

早年间渔民赶海归来，卖掉大货换粮食，留下不值钱的海沙子煮面，花几个小时淘净海沙子，讲究一洗，二淘，三煮，四滤，最后获得一锅有滋有味的好汤。海沙子面的做法很简单，手擀面，滤过的汤汁煮熟，下面，熟了讲究撒点韭菜段，简单调味，不用加盐。出锅汤色金黄，汤汁鲜美，面条筋道，耐人寻味。

从这海沙子面上就能看出，日照饮食是南北融合，富有地方特色。既有北方手擀面的筋道，也有南方海沙子的鲜美，让爱啗干面、迎面的西北汉子，也体验了海味的鲜美、面条的柔情。

日出初光先照，人间皆是浪漫。浪花淘尽了英雄，潮水将褪尽残酷的温柔，到底什么是寂寞，什么是内疚，还是什么都不留？

岁月静好，唯有自知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有梦你就来日照。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浪花盛开，处处绽放着纯洁的海之花；花开花落，日复一日，花期虽很短，但花期持续不断，姿态万千。听海的声音，在向我诉说，向我窃窃私语，缠绵着彼此的心灵之约。我在涛声里感受大海的呼吸，等待着彼岸的回响，以及生命的往复，青春的活力，生生不息的坚守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像一片乱石岗，哪会惧怕酷暑呢，又哪有心思理会凉风呢。

一直到了当兵第三年，考上军校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头才仿佛一阵凉风吹过，荒芜的心田有了丝丝清爽。

记得上军校前回家的那一刻，父亲拿着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，手不住地微微颤抖着，嘴唇也有丝丝抖动，无法连贯地说着：“没想到……没想到，我们家也出了大学生……真是高兴啊……”

那一刻，父母亲就像沐浴在春风中，脸上溢满了阳光喜色。一张军校录取通知书，不就像一片凉风一样，给经年煎熬甚至有几
分焦糊的家带来了舒畅吗。

倏忽而至的凉风，让酷暑像了投降的敌人，更让我像了一名获胜的选手。我不再被埋怨包围，觉得生活很美好，奋斗很有意义。

夜色里，月光下，我还是那个奋斗的少年。

店子边角的桌上，摆有几个不锈钢小圆桶，装着油淋干辣子、糟辣子、凉拌海带丝、酸辣芹菜丝、凉拌折耳根、擂青椒皮等佐料，食客们拈几样装入小碗碟，边吃粉边吃佐料。有图简单者，拈几样佐料直接倒入大钵碗中，一碗升级于庖汤的庖汤粉终于做成。这简直就是个庖汤小火锅，只等你下筷动口品尝。我问陈“味道怎么样”，他忙不迭咽下一口，急着说：“爽脆，鲜嫩，口感好极了。”

归来的游子吃了这碗庖汤粉，浓浓乡愁上心头，外来的客人吃了这碗庖汤粉，恋上小城不想走。

①庖汤粉
■曹秀莲 摄影
②龙溪古镇一瞥
■舒维秀 摄影



对于这些年轻人，工作、短暂的休息、再工作——“铁人三项”式的生活才是日常的主旋律。拥有自己的房子、车子，或者筹划一场像样的婚礼，显得遥远和不切实际。在他们的生活轨迹里，“喜事”仿佛被擦除，日历上缺少那些值得庆贺、值得亲友相聚的红色标记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被高墙隔开的两个世界：一边是依赖代际支持，得以按社会时钟完成喜事的群体；另一边，则是被排除在这套规则之外，连基本的欢庆时刻都成为一种奢侈的群体。

结婚率跌至谷底，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更是无数个个体在现实高墙之下无奈止步的无声叹息。他们的艰难，他们的沉默，以及他们生活中那份长久缺席的喜事，同样值得被看见、被理解。这并非个体的失败，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。我们应该设身处地，携起手来帮他们破局。

生活文化周末3

关于至圣先师孔子的身世，除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的神话传说外，大家公认最权威的说法来自司马迁的《孔子世家》。据《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祷于尼丘得孔子。对此，后人多有不同认知和理解，特别是对“野合”这个词语存有很多误读误解，甚至望文生义，把“野合而生孔子”理解成孔子是“私生子”。

至于那些把“野合”说成男女野外交媾者，更是无知无德无良，不仅亵渎圣贤，也凸显了自己的浅薄与丑陋，令人不齿。但让人无法释怀的是，在曲阜的一些旅游景点上，仍有一些导游持此歪理邪说。

济宁是孔孟之乡，儒家文化发祥地，理应有更多的人站出来，把至圣先师孔子的身世讲清楚，以正视听。

首先，我们要弄清楚“野合”这个词在周朝春秋时期是什么意思。周朝时期，治理国家的制度是将都城划分为若干区域，由贵族官员分别居住，对都城外的郊野土地划分成许多“井”字形方块，让奴隶和平民耕作，就近居住。

《周礼·天官·序官》上说的“体国经野”就是指这种制度。在当时，“体”是划分的意思，“国”是指都城，“野”是指都市外的区域。因此，居住在都市的人称为“国人”，居住在乡野的人称为“野人”。

当时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宋国贵族，鲁国武官，居住在都城，在鲁国都城有宅第，而陬(邑)这个地方是叔梁纥的封地，不是宅第。因此，叔梁纥是典型的“国人”，这也是叔梁纥去世后，孔子能随母到鲁国都城居住的原因。

孔子的母亲是平民，家住在陬(邑)附近的尼山脚下，属于“野人”。那时“国人”“野人”的本义就是指按居住地和社会身份划分的不同人群的称呼，“野人”没有任何贬义。

《孟子·万章》记载，“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”，也表明“野人”之称没有贬义。周朝春秋时期社会和晋度很高，“国人”与“野人”之间是可以联姻的，即为“国野合”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“野合”一词在当时就是指这种“国、野人”联姻，没有其他意思。清代学者梁玉绳对《孔子世家》中的“野合”有个解释，所谓野合，是因为这对夫妇曾“祷于尼丘得孔子”，因而被演绎成“野合”。梁先生的意思是，孔子的父母祷于尼丘这个荒野之地后，而得孔子，也无半点不雅之意。

其次，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的鲁国，那时社会尊崇的是周公思想，“礼”是第一位的。孔子毕生的追求就是“克己复礼”，整个社会对人的出身十分看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孔子既拥有祭祀名分，可入太庙主持祭祀大典，又被鲁国国君和大夫们高度赞赏倚重，也充分说明孔子父母“国野合”的婚姻是堂堂正正的，绝非一些无知之人所曲解的那种“野合”。

再次，还有些人拿孔子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的话来歪曲孔子的身世，说什么孔子都承认自己出身低贱，其实这更是一种无知。请看周公是怎么说自己的，周公说，“我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叔，而且又辅佐天子，我的地位不能算低贱了”。

这充分说明，在周朝春秋时期，“贱”的本义是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，丝毫没有“人格卑鄙”的意思。正像当时的“百姓”是专指贵族，而今成了“平民”的代称，当时的“爪牙”专指武将的得力助手，满是褒义，而今演变成了“帮凶”，完全变成了贬义。

汉语中有很多词汇都随时代变迁而其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。因此，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，只会望文生义，难免贻笑大方。以上充分说明，孔子说自己“吾少也贱”，是说自己年少时社会地位低下，毫无出身不光彩之意。

作为孔子诞生地，济宁更应该对孔子身世这一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本清源，这也是为历史负责，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。

心灵广场

忍耐是一种修行

吴耀东

忍耐是一种境界，充实而沉默的过程，能使人悲泪如潮，更能使人敛气蓄势。忍耐大多是一种逆境中的彷徨，是人生壮志的向心定理，是一滩没有燃爆既而加厚的油层。忍耐不是一种轻率的活法，而是生命一段无声旺盛的燃烧，看不出哭天抢地的怨嚎，更不是耀武扬威沽名钓誉的摆设。

忍耐是人生没有炮火的战斗和进攻，是一种无言的表白，是人生一种困顿，一团萎靡，一迹浓重的缩写。

忍耐是冬末淋雪的凄凉，是沉梦中的一团绿色，为的是一种信念。忍耐使人面目苍老，心地年轻；忍耐是人生银行里的存款，只不过敷衍时间罢了，是连本带利的一笔财富。

忍耐是恋人遥遥千里互传信念的一枚邮票，是横跨彼岸的一架铁桥，更是一种无言的抗争。古人说，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。匹夫之辱，挺身而出，拔剑而起，此不足为勇。

晋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，孔子适陈，商鞅因景监见，赵良暴肌。同子参乘，袁丝变色，既而，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厥有《国语》，孙子膑脚《兵法》修列，不韦迁蜀世传《吕览》，韩非囚秦《说难》《孤愤》。越王无礼，卧薪尝胆；晋赵衰权贵，而作《七步诗》；李陵言节而答苏武书，蒲松龄疾世俗而有《聊斋志异》，此皆忍耐发奋所作也为。

忍耐是人生混沌的反省和警觉，愚人的忍耐是继续沉默，智者的忍耐是不断地自发、自觉。有人忍耐世俗偏见，有人忍耐显贵，有人忍耐狂胀的人性……但愿忍耐不是一个结果。

如果说人生来不是畏缩、沉沦，而是一种智取，那么，人的一生来这么几次又有何如。